

Vera Koo: Why I am Retiring from Shooting Sports

Women's Outdoor News, July 3, 2018, Simplified Chinese

我为何从射击运动退休？

在我整个运动射击生涯里，我一切都力求精准。我的练习、受训方式精准；比赛前几周，我的饮食精准毫不马虎；为比赛准备用枪与装备的方式，我也不含糊、精准到家。因此，我想我精准决定退出运动射击比赛的时刻，应该不是巧合。

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二十三分，在《比安奇杯》首日比赛过后，我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旅馆房间里，边吃晚餐，边看一部叫《情热传说》（Tale of Tales）的电影。电影结束后，我把左手放在右臂上，感觉到不对劲。



我感觉手臂没力气、缺乏肌肉；我知道我的身体不再听我指挥、为我效力；那一刻，我决定是退休的时候了。

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又过了两天，我赛完《比安奇杯》，它成了我道别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想到《比安奇杯》教会了我多少事，此是此地结束射击生涯，应该是合适无比。

即使参加《比安奇杯》比赛已二十一年个年头，这里仍有让我吃惊的地方；毕竟，我到哥伦比亚市比赛时退休念头不在脑际盘旋。



但神总是在掌控与引导我的脚步，他再次提醒我这一点。

但在今年的《比安奇杯》来临之前，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极大的挑战。

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和《比安奇杯》在哥伦比亚市接连举行，我在这两大比赛之间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；虽然这是我第九次参加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，两项比赛今年前脚跟脚的如此紧锣密鼓相连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。



这次参赛我已七十一岁，知道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、在压力下连续比赛两场，我的身体与精神都会受到很大的考验。我祈祷神赐予我不错的分数，但是并没有心想事成。

我的表现不理想，但是我搭档的队友杰西·哈里森 (Jessie Harrison) 射击的漂亮，我们在团体女子组仍得到第三名。我在紧接下来的《比安奇杯》也表现平平。



与其对自己的成绩沮丧不已，我为神带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献上感谢；如果我比赛表现的好，我也许会感觉要再拼个一、两年。

但赛下来我反倒感觉退场的时候到了。对自己的决定，我感到非常心安。



赛完了《比安奇杯》，我看到朋友、开了一家叫「你说啥」（What-ya-say）耳塞定制专卖店的凯西·亚格维奇（Cathy Ergovich），对她说：我要退了。

一下子话就传开了。昔日我从未在赛场上与人周旋或拍照，但这次不同；这是我最后一轮的《比安奇杯》。



我在比赛行政大楼前跟来向我问消息的人、同侪、好友们合影留念。

虽然我的得分不是自己想要的分数，我不感觉痛苦或可耻。对自己能够赛完比赛，我有无限感激。

前两年比赛完之后，我都没有参加《比安奇杯》最后的晚宴。赛完、为晚宴安排插花和赠礼事宜之后，我已筋疲力尽。但今年我带了一件可以在晚宴穿著的礼服——为万一自己想去预做准备。我真是高兴自己带了衣服，因为我想出席最后的颁奖晚宴。

晚宴上，我坐在枪法高超、今年女子组冠军安妮塔·麦基维兹 (Anita Mackiewicz) 旁。美国步枪协会的维多利亚·克劳福特 (Victoria Croft) 是晚宴的司仪。在颁奖给女子组冠军前，维多利亚向满室的选手宣布我的退休。在座的人全起立鼓掌，掌声久久不歇，充分流露致敬的真诚。过后，同侪一一过来道别，有些人泪眼盈眶。这样的送别超出我的梦想，我感觉荣耀无比。

那天晚上当我回到下榻旅馆，畅快、轻松无比。感觉肩上卸下一块重负；我不必再在暑热中练习、不必强迫自己为了准备比赛而用掉八百五十发子弹；再也不需要在比赛日清晨五点被唤醒。

有时你做一个决定，但不确定是不是做对了。然而这个决定感觉错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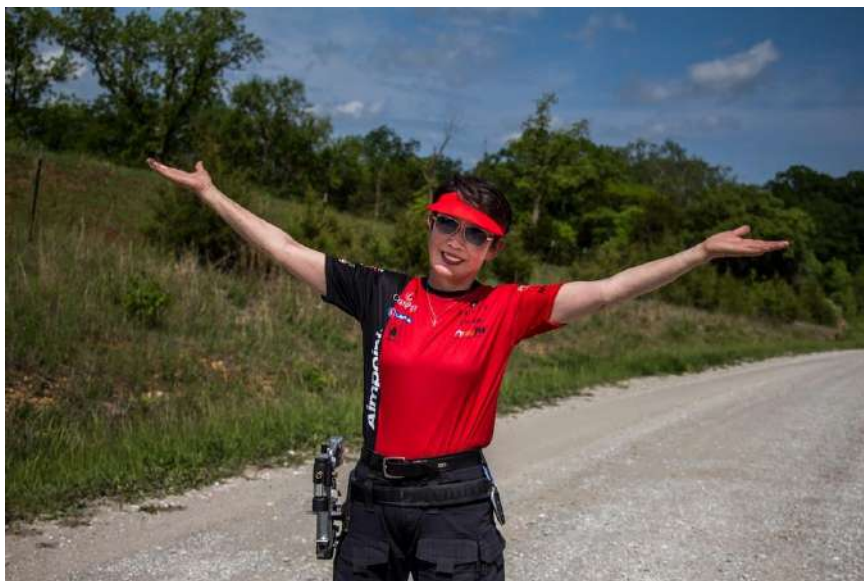
我周六醒来时，依然感觉决定是对的。

通常对我来说，一旦我决定事情结束了，我不会再反顾再三。

从《比安奇杯》退休，我毫无悔意。为这项比赛我付出了全副心血，所成就的超过我四十多岁开始射击运动时所希望达到的。

退休那一刻，我不再想著自己为射击留下了什么，心中只对我从射击运动中得到的收获与《比安奇杯》比赛感谢不已。

我珍爱《比安奇杯》比赛经验，以及在那里得到的教训与心得。《比安奇杯》培养出我强烈的工作伦理感，加强了 my 耐力，让我能够正视困难、勇于面对、加以克服。它也教会我如何建立目标与如何达标。我学会绝不轻言放弃与致力卓越超绝。



我培养出自信、自尊，也学会自我依赖。

我退出赛场时，也带著学到的这些功课挥别射击运动。

我不打算就此安享退休人生。虽然放下枪，但我知道下一个挑战在等待著我。